

# 一夢漫言卷下

繼王千華見月叟自述

弘一律師眉註  
後學大光校梓

師三十七歲

▲熏師請三  
味和尚付  
衣

崇禎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回石塔。本府善慶庵請正月二十日開戒。三月中圓滿。余仍居首堂。邵伯鎮寶公寺請四月初八日起期。余居西堂。戒期圓滿。仍還揚州石塔。崇禎七年和尚在北都弘戒。神宗之女榮昌公主。與駙馬楊公。闔府皈依。遣使送金欄紫僧伽黎三頂。一供和尚。一供香闍黎師。一供熏教授師。至是。熏師持此衣入方丈禮拜。含淚白云。某侍和尚座。任教授事十一年。每每留神。觀諸新戒品格。驗其心行作爲。欲覓幾人。輔弼和尚法門。到今於海潮期中。乃得見月。某自思近日食少神減。不久辭世。懇乞和尚慈悲。將此榮昌公主所供紫衣付彼。某目視有人。死亦遂願。和尚歎云。汝真是吾股肱弟子。遠慮法門。卽集常隨首領爲證。和尚親手以衣付余。語云。汝當如熏教授侍吾。則法門增益矣。余涕淚盈襟拜

受。所謂生我者父母。知我者熏師也。如斯大恩。惟利生可報。六月中。淮安清江浦檀度寺請開戒。七月十九日和尙圓戒。欲上東海雲臺山。隨喜命余督造牒錄散眾。事畢亦上雲臺。八月余上雲臺復命。十三日下山渡海。仍回石塔。

▲南京報恩寺開戒

南京護法宰官。請十月十五日於報恩寺開期。熏師抱病石塔。余侍湯藥。和尙進京。獨行師爲闍黎。香師爲教授。復來呼余。堅辭未去。又復來呼。熏師至孝。謂余云。吾病雖重。和尙慈命莫違。所囑者。吾若去後。茶毗已。可送靈骨瘞天隆律祖塔右。余聞悲淚。實不忍離。師言。和尙初進南京。求戒者廣。兩次急呼。想有重託。速行不可再遲。只得拜辭。熏師亦進京城。

可見當時不急於受戒。故有聽經多年而未受戒者。

▲安單整肅

和尙問熏師病狀。余白甚重。仍差余西堂。香師亦以教誡事委付總理。其新戒堂在西方殿後。求戒者六百餘。和尙云。新戒多。兩闍黎下堂未曾次第安單。汝今可去安之。余卽下堂。見行李徧地。觀諸人半是聽經學者。不無狂慢習氣。須以自謙之術調之。於中白眾言。余奉和尙差。在此忝

居西堂。今與眾共議之。聽則依規和合。否則不能料理。請觀此堂。中間寬廣。數百人可以經行。周圍單窄。眾多難容。若欲都上高單。餘者何以安宿。余先就地開單。眾中果是真心求戒者。好事讓人。卽此以顯無我而成就菩薩行。請隨余次第就地開單。須橫直成行。莫參差進出。若是本京或有小牀者。明日將來。照今單位安置。若是外京無小牀者。俱上高單。各宜肅靜。眾聞余言。欣然依從。無有諍競。此堂中新戒六百餘人。單次整齊。猶如巷陌。隨喜誠爲大觀。每夜講律一時。終朝教誡。眾皆敬服。

▲臨壇尊證

聞點臨壇尊證。爲首沙彌。霄遠年五十歲。是荊州府人。在京久隨講席。與諸同戒議之。欲請余臨壇。共往方丈。跪白和尚。令侍者來召余言之。余云。某臘不滿二夏。而況德薄行涼。何敢預尊證位。和尚言。此是數百新戒同心願請。非汝妄僭。不必再辭。所謂因緣時至。余遂勉強拜謝。

西方殿近庫司。三時粥飯俱就單用。一日辰時不來行堂。查問其由。謂行堂者索新戒攢錢。故爾爲難。卽捉行堂者罰跪香。廚內百多人結黨。

▲清規凍凍  
符出家初  
夢

一齊下西方殿。余往僧錄司契玄處說之。彼卽令管事僧關閉各門。將典座飯頭墩鎖。餘者或越牆而走。此是京城期場。廚下堂中舊風。從此一整。凜凜守規。無敢相犯。至臨壇日。與初出家夜夢無殊。

▲迎送熏師

靈骨

忽聞熏師涅槃石塔。送靈骨至南門橋下。余悲憶師恩。泣淚不已。卽會同戒十三人。迎師靈骨。權送普德供奉。道生師住彼。守靈司香。余等回報恩寶塔下。於八方設壇。百僧環繞禮懺七日。十二月初一日。和尚二師及諸上座。余同戒等領眾新戒。旛幢引導。執持香花。千餘眾佛聲不息。送師靈骨詣天隆寺。不違顧命。戒期畢。大司馬范公留和尚一花庵。擇元且日歸依稟戒。余等拜辭和尚。先還石塔。

師三十八歲崇禎十二年也

▲寶華道場

正月初九日和尙登舟回石塔。龍潭阻風三日。有定水庵僧楚璽。乃妙峯大師孫。大師奉神宗旨。建銅殿於華山。請和尚隨喜。到山見路徑草覆。階陛參差。殿堂香燈寥落。廊廡空寂人稀。和尚嘆息云。此叢林未及五十載。云何冷落如是。楚璽言。因乏道德人主持耳。懇求和尚慈悲中興。先

祖覺靈亦感不淺。和尚慨然許可。遂下山。次日渡江還揚州石塔。

▲禮請住山

江陰十方庵。請二月初八日開戒。香師爲羯磨。余於此崇禎十二年始爲教授。和尚憑首領委云。凡有求單進板堂。及安外執事。總在教授處。不須問。吾老人。余思任重事繁。惟體和尚慈心。不負熏師識舉。二月中。華山楚璽等。持南京諸護法書到庵。請和尚住錫華山。因曾允許。故不再辭。卽令知賓引彼等巡察。及進余房。但以目視。余知其意。語云。崇禎七年冬。在山學事。深擾常住。彼等大笑云。適間面熟。疑恐不是。若是師。云何頓臨此位。某等有眼不識。遂敘相別數載。因緣。彼等次日回山。此期四月初八圓滿。

▲三昧和尚  
接寶華山  
事師以教  
授兼任監  
院并先乞  
許四事

和尚十五日到華山。晚間方丈集見。玄師、支浮師、四弘師、純然師、獨行師、心融師、香雪師、月谷師、達照師。並諸位老闍黎及余。和尚云。今住此山乃常住。非若石塔暫居。汝等眾中。必要具道心。有才能。精神強壯。不惜勞苦者。爲吾老人作此山監院。餘者後定。如是言之。眾皆默立。和尚向余

云見月。汝爲何不承當。余言和尚未曾呼名。諸師前不敢應。和尚云。明明說道。心才能不惜勞苦。非汝而誰。諸闍黎師云。見公當禮拜。莫違慈命。余悅顏奉命。拜白云。某先乞四事。允許。方敢承當。一者。三餐粥飯。俱隨大眾。不陪檀越。二者。一切宰官入山。概不迎送。三者。不往俗家弔賀。四者。銀錢進出。買辦不經手。惟盡心料理大眾。不忘愔常住之事。和尚云。四事皆如汝願。但講律勿辭。余云。監院講律。事非己任。恐眾不服。和尚云。汝今是教授。署監院事。非監院行教授事。諸闍黎師云。吾輩中講律。自然是公。此更當遵。

▲成拙到山  
受戒

五月十八日。和尚六旬大壽。遠近上座。暨十方弟子。俱雲集。九月開冬期。忽見成拙。擔衣鉢。到山。余喜詢問所來。答云。從北遭亂。一別。獨自南奔。天童參禪。後往黃山學等韻。今自彼來。一尋訪師之蹤迹。不知下落。余云。因改號見月。故汝不知。聚而復散。散而復聚。乃多生良因。作今日奇會。三載未面者。特候吾爲汝作臨壇尊證耳。

師三十九歲

▲大權方便

崇禎十三年江南大荒。春期四月八日圓戒。內監蘇公等入山設齋。常住辦麪粗黑。和尚呼余訶責。舉掌欲打。余云。和尚忘某最初所乞之事。和尚憶知。謂不干汝事。卽往副寺房。痛打達照師。達師到余寮。瞋怨。謂不和。予遮掩。達師是余臨壇之尊證。余對成拙言。今且避之爲善。同汝天童去。次早未明。將行李付成拙。先下後山相待。天明余上龍岡望方丈九拜。至湯水延祥寺宿。行四日到無錫縣。宿鎮塘庵。有二三弟子相留。憇足。四月二十日有山中新戒至。見余禮拜流淚。問其何故。彼云。師初九下山。和尚向大眾言。師不應將供眾銀四十兩攜去。山中大眾紛紛議論。某不得不說。此冤枉師。所以流淚。余對彼及成拙言。非和尚加枉。是大慈方便。使余聞不召自回。若不回。則諸方以爲實事矣。次日復回華山。頂禮和尚求懺悔。和尚云。汝無罪可懺。是情不得已而去。故將取銀之事激汝。使速還耳。和尚命余仍居教授。

師去華山共四次。是爲第一次去華山。

▲扶樹戒壇

至冬期新戒百餘。已受比丘戒竟。後來北方四人求戒。和尚令香闍

師四十歲

▲改寺方向  
躬先勞作

黎師爲彼受沙彌十戒。師隨卽爲授比丘戒。引禮智閑引彼等到余寮。通白禮拜。余云。律有明制。和尚現在。云何獨是一師。授彼四人具戒。余非汝等教授。亦無牒錄可給。智閑回白。香師。師訶責余。謂目無師長。傲慢自專。往白和尚。令侍者召余。評詰其由。余云。香師責某。是以世理而論。某違佛制。十師不具。獨受大戒。是關係法門。某旣任教授。應當遮諫。請和尚稱量。孰是孰非。和尚向香師云。止。汝乃一時之錯。見月所言實是。改日再請。十師臨壇。爲彼四人受具。和尚異時對諸首領上座云。吾老人戒幢。今得見月。方堪扶樹耳。

崇禎十四年。松江府超果寺。請正月十五起期。新舊大眾五百餘人。又常熟縣。福山廣福寺。來此期中。請和尚開戒。擇五月二十八日。松江於五月十五日圓滿。令余統執事先往。七月初一圓戒回山。華山乃勅建之處。皆內監督。迎修造。方向未合。故爾常住不興。和尚擇期改向。惟銅殿不動。餘皆移轉。工費浩繁。棲霞觀音庵。是律祖披剃處。請臘月初八起期。余



雖司教授。和尚不時喚回。卸瓦運磚。一一莫不以身先之。

師四十一歲。崇禎十五年也。

▲去華山

第二次去華山

正月初十。棲霞期畢。還山。知賓履中。彼徒作前殿香燈。行非法事。余向香閣黎師。及當家達照師言。皆云可恕。余聞心寒。既破根本。猶云可恕。則律法壞滅。莫若退遯黃山。且辦已務。故向成拙言之。彼云。事當從緩。余云。受恩深處。本不忍離。今和尚座下。闍黎板首當家。僉是師長。余乃弟子。獨一滇人。速退爲美。故詣方丈告假住靜。和尚令止。且隨楚斬。應荆王請。余云。今預啓白。行期未定。奈何意已先馳。身不能繫。次早與成拙。天一。常清。三人。收拾衣鉢。同進黃山。至太平縣。五里塔茶庵。遇庚石弟子相留。對山是慶雲巖。仲德師所居。旁一小岑。松林翠密。眾山環拱。彼請住靜。遂與成拙。刪茅開基。搆一小團瓢。月餘卽就。忽思本擬黃山。今何中途棲止。天一。一見余移徙。仍回華山。成拙被旌德縣請去。獨常清隨侍。十月初十。庚石送到黃山。住文殊院下之貝葉庵。此山土少石多。莖菜俱無。鮮蔬之念頓絕。至臘月盡。是銀峯玉嶺。寒同北塞。有文殊院靜主曉宗。是教授弟子。知